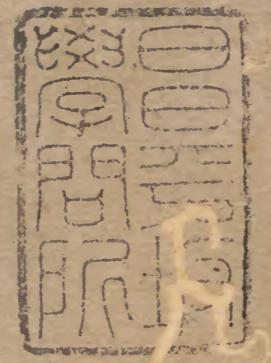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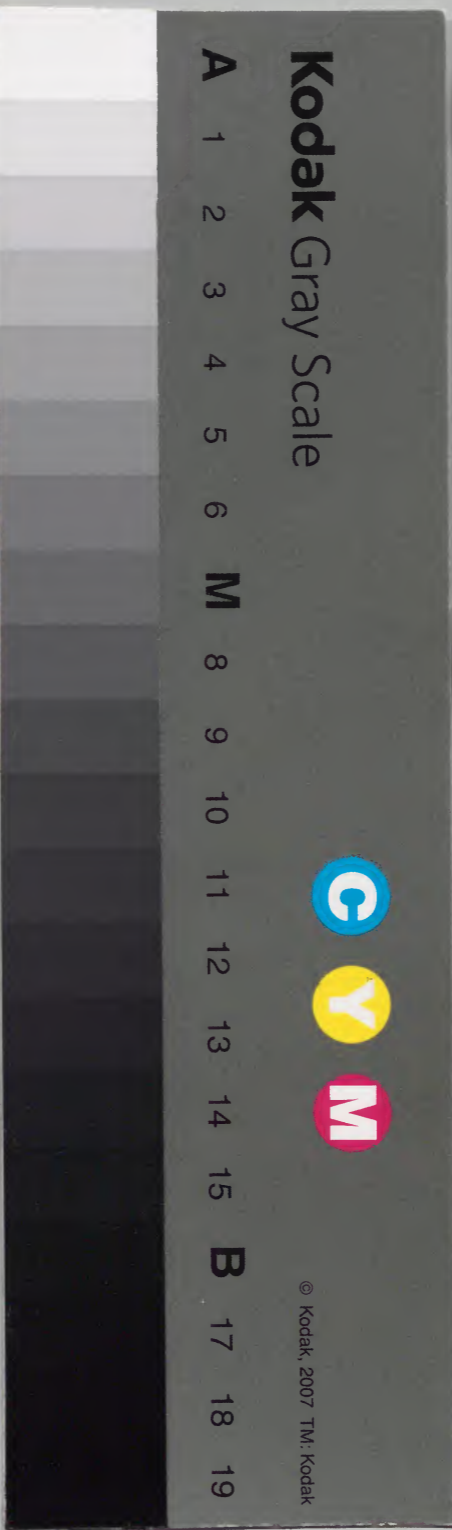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十四之十六



六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43
冊數	8 (6)
函號	300 38

法家二号





韓子卷之十四

外儲說右下

見雜出



淺草文庫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

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子罕為出境罰一行

國畏之因寡君亦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分

威分出彘之類也

圃池之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

比也

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能御車伏共操轡則

則曲不成君臣

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疆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

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生誅罰

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

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

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

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饑人之也田

窮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田章窮教子富

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則失魚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

非齊王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

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

於族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

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

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如周行人之卻衛侯

也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

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

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

孰敢不正

治民吏治則矣說在搖木之本引網之綱本則

萬木動引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畜夫不可不論

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

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

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

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

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

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

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女奴吏

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

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不然則

則人饑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則

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

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

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傳一一事而分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施而恣欲於

馬意所欲馬必隨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

策專制之故然馬驚於出坵而造父不能禁制

右經

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埽也埽亦令馬可畏
故曰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
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
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
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
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
上成竅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
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生安能與其

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
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
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日効
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
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埽伏溝
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埽突出於溝中馬
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
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

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
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
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
由出彘用威懼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斂賦而殺戮民田
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
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
由圃池也
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
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

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
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
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
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
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癸矣驅而前之輪
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拊而癸之彘逸出於竇
中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
止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

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与子罕
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
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
故曰子罕為出坻而田成恒為圃池也今令王
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
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
音必敗曲不遂矣
傳二事凡四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
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

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訾毀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
罰之也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
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与為
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郎中閻遇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
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
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遇公孫衍說見王拜
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

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
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
何里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屯亦
罰也閻遏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数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
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取
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
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与伍
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
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与民相收若是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受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
地而生也蔬菜
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
果者使民有功与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与
無功俱賞者此乱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乱不如
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
活民是用民有功与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乱不

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夫明者不恃也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

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傳三執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

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
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
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
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
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
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
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
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
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
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必許由必不受也則
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
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
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
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
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
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
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

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
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至自三百石已
上皆劾之子之子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
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
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
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禡之資
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
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
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

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
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尽在啓也已而
啓与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
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
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
三百石以上皆劾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与同服者同車不与
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共

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免与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

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討曰諸侯辟疆

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与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

子之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

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名辟疆未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傳四事凡四搖木者一一撰其葉則勞而不徧左

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

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網若一一撰萬目

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
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網理人 猶張目 治吏 猶引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
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
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
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農器也輟而寄載之
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末之用也而馬轡

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尽力勞身助之推車
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
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
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
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
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
用齊也擢閔王之筋季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榜檠故身死為戮

而為天下笑一曰入舟則獨聞淖齒而不聞舟王
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
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
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
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
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
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

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
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
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傳五事
傳五事凡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
踞輦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
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
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賤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奔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

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大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

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

使奮也錯鍍在後鍍鍍也以金飾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

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

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

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

曰延陵卓子乘蒼龍与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

有錯飾後則利鍍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

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

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

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

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

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

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子卷之十四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
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韓子卷之十五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譎詐不能制勝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

而田偷也苟且取多歎後必無歎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文公曰善
辭雍季以舅犯之謀俗故無後有忠信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
爵先雍季而後舅犯君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
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
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
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
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
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

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
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
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
安而身定兵彊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
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
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
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
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
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

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

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

妄嘆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相謙明畝正故正

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舜往漁焉期

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若窳惡也舜姓陶焉

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与陶与陶非舜官也而

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

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

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
爭陶器不窳舜之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札讓何須舜
以德化之也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
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
人有鬻楯与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
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
陷之楯与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

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
過三年已三過舜有尽壽有尽天下過無已者
以有尽遂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
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
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
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
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
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
堯舜之所難未可与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
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
主味君惟人內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
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
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
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奔衛之間
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
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偽
不可久也

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
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
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
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
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盡死力亦
不愛身也管仲將
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
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
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

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女效
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女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女不見周也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祿
以与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
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女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
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女效之道
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

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
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
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
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輳有賞者
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
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矣安有不葬之患管
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
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
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
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
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
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
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
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
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

襄子無圍晉陽無君也尚誰与守哉今襄子於
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
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
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
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
失賞也臣有不驕僅令臣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
禮非有善可愛也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
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
賞

晉平公与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
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
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
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
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
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
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
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

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
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
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
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
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
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
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
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
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
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
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
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
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
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
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言趨
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
乘之勢不匹夫之士將与欲憂齊國而小臣不

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
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
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愛事名曰萌
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
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
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
臣用故宜刑也若
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
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王之理而禮刑戮之
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

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晉伐齊也靡笄山名

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

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

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

謗乎或曰郟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

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

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

以徇是重不辜也

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

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

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

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

韓子之謗已成而郟子且後至也夫郟子曰以

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

徇既不辜益得

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

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不得斬謂此助為虐更益

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

不得斬謂不辜也

且望郟子之得之也

望郟子正韓子之過

今郟子俱弗得

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

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
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
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
未得邾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
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
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
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
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

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
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
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
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
是無君也謂善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
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
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
丞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微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
二官雖卑奉命微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蒼伯

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諄乎民萌今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
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膠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

膠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翟楚

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

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

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虺夫

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
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
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
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
必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辯
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
元氣幾乎
索矣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乱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此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大多說無術少猶以為多也

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尽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

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
困倉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
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
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
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
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
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
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
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
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
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
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
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
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
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
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
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

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鄭長者
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
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實
胥無善削縫言損益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衣成
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
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
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

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
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
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非專
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
虞僖負霸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
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
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

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觀之昔者桓公宮中二
則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

市婦閻也里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

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

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

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

忘歸舅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

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

矣以齊晉文觀之則明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

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

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

者三使有司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

二曰仲父優樂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

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又得仲父之後何

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

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

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

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
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
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
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
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
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
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
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
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
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
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
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
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
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
公且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

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
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
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
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
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
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
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
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
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

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蟲
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
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也苟且言無山林澤
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
受窕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辯曰夫語言辯
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
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

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寵貨也未可遠行也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高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畱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寵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鄆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
及簡子以犀為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
抱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
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
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
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
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
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
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

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
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吾得華
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
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
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
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
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
親百救之一也犯難救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
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

子之所愛親也是行人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
而行孝哉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
是誣也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
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
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
用衆之道也

韓子卷之十五

韓子卷之十六

難三

禁姦在法察姦在術凡八章皆借前
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
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率善以勸
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
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
其過三言不止不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
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

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好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指三家而穆公獨貴之不亦

倒手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

功而忘射鈎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
袞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謂桓
子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
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罕
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而必不誅
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
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
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
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不背死然
後為貞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
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
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
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
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
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
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
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
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高臣以為太子又欲置
公子職高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
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
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
雖處老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
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秦成
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內嬖不使

二后二難也愛孽五公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
等豎刁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
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
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
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
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

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選賢奔景公
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謂以大夫之業賜其寢者也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
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
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
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
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与天下行惠以爭民

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
而咸危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為
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
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
難者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
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
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
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
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

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
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
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
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
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
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穆夫
差智太宰誣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
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
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

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正而
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
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
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
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
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
自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亂不
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

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
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尽忠於
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精廉於上侈倍景
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
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
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
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

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
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
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
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
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
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
也事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
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

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
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
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
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
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射難善
未必一一得之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
故曰誣也故曰誣也姦亦有失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
己之胷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

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与始彊左右
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与曩之孟嘗
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彊韓魏猶
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彊滅范
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晋水城之
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
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
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
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彊未若知氏韓
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
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
勢勢不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
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
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之不侵在自

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与弱奚
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
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
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
故也今昭王乃問孰与始彊其未有木人之患
乎雖有左右謂秦王驂乘非韓魏韓康之二子
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
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說鍾期出位鍾

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与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向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手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

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字意連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

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
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
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
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
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
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
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
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
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
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
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
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
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

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
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
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
而取者言分所當得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
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
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而奔晉從
則湯武之所以王奔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
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非必奪君之位分所
當得也以分所當得
而後乃自處于君位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

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
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奔景公禮之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
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奔大於魯陽虎
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
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
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
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

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
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
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
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
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
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
不知奔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
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
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

人則是皆無負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
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奔而不誅是承為亂
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
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
忠也未知奔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
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
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
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
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
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
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
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
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
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
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
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君

子應左氏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
者論也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
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
昭公見惡誓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
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
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
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
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
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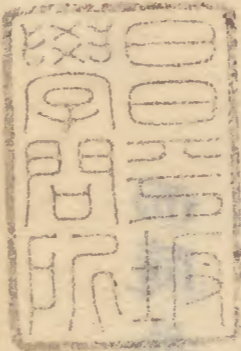
疾之遂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尽為心是与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寵者為見公也

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寵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寵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着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

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謂以所未免使一人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知其不肖故不害也今不如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矣賢者未必賢故危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叅無恤燕王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与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与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

而隨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如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所賢者偽賢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所賢者誠賢則不危



Handwritten text in seal scrip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red seal impression.



寬政庚申

